

孔子和中国古代文论

(法) 侯思孟 著
万雪梅 译

I

很显然，没有什么文明比中华文明更具有书卷气，没有哪种文明比中华文明更倾向于尊崇经典，在日常事务中也没有哪种文明像中华文明这样更容易在它的传统甚至现代文学的字里行间里寻求指引。然而当我们洞察古代汉语作品，寻求关于这种自然文学的一般评论——也许可以最宽泛地定义为“文学批评”时，我们几近彻底受挫。西方尽管成卷的作品都已经致力于古希腊、特别是亚里斯多德(Aristotle)有关文学方面的研究，但是它们的影响仍然持续着。而研究中国文论的历史学家们，从另一角度来看，几乎没有一章专门来写整个古代时期（溯源到汉末），尽管说这个时期对后来的时代没有影响、或者说这个影响更多的是来自总体的哲学态度和通常经过了重新阐释、或者纯粹就是误读的相当短小的陈述、而不是来自任何与文学原理相似的内容是不对的。在这篇论文里，我的意图是想表明文学原理在古代中国是如何发展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发展没有成功），为什么它形成了那个样子，并且为什么我们必须等到“古代文风”的末期——汉末，去发现某种正如我们在西方所了解的与文学原理相似的内容。我将集中讨论孔子(Confucius)，因为我认为他首先成为古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并且他也是提出问题数量最多的人。但是首先我愿概述一下理由为什么文学批评理论在古代中国并没有发展起来。

II

我知道我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贬抑态度是值得争议的，并且我给出的这个结论也很仓促，庄子(Chuang Tzu)或许会说，这不过是“井底之蛙的观点”而已，非常概要形象。简要地说，文学理论（或者文学批评），在中国古代没有发展起来，就因为那些谈论文学的古代中国思想家们，那些儒家，拒绝把文论看作一个独立整体，看作某种与似乎吸引了他们全部兴趣的道德、仪式和政策分离开来的、可以被独立思考的东西。他们的不仅有关世界而且有关一个人和他的作品的观点都是极端的综合，不可以说是单一的。万事万物都被看作一个整体，看作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被分析为他们各自的组成部分。这种看问题的方式很自然的，令人钦佩，并且这使得黄金时代的哲学家所说的：人和世界依然与我们今天有关——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关，因为高度复杂和科技化的现代生活模式倾向于使我们不能够见木知林。举例来说，一个人甚至可以想像这种综合的视野可以产生关于文学的社会地位和文学在一个人道德生活中重要性的相当中肯的评论；但是古代中国的思想家太完全倾向于以表面、客观世界、国家和作为政治动物的人为目的，而不能看到文学可以是任何东西而不是政体运行的一个因素。

最早的文学评论很有可能是在《尚书》里记载的有关传说中的皇帝舜(Shun)和他的音乐指挥夔(K' uei)之间那著名的对话。我正要谈论的政治偏见具有一切特征地出现在最古老的文本里。在解释他所相信的音乐会赋予他的子孙以文明的影响后，舜作出了下面著名的、确实可以被称作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的